



弘治皇帝

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孝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宗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

则渐起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坚贞无咎。」知此道者，其为孝宗乎！

又名「明孝宗」

华夏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宗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

弘治皇帝

则渐起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坚贞无咎。」知此道者，其为孝宗乎！

贾保衡·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弘治皇帝/贾葆蘅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80-4150-6

I. 弘… II. 贾…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2277 号

丛书策划:高 苏

电 话:64663331-3079

电子邮箱: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袁 平

封面设计:郭 艳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07年4月北京第1版

200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印 张:28.25

字 数:456千字

定 价:3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历艰辛纪氏育圣主	逞凶狂万妃霸官廷	1
第二章	贱万安谄媚万贵妃	李东阳惊愕故乡情	29
第三章	贫家子谢迁读百书	大将军王越战西北	47
第四章	幽密室宝宝读苦书	含怨恨吴后归九泉	65
第五章	得天分宝宝慰母心	中状元谢迁登皇殿	75
第六章	叹白发皇上知真情	迎亲子宫中遭变更	83
第七章	私淫欲钱能横征敛	一身胆王恕斗佞幸	103
第八章	气焰猖狂直掌西厂	窝里斗太监梦黄粱	139
第九章	李香菱难倒丘书柜	朱祐檠智斗妖孽佛	159
第十章	耍诡计万妃谋废立	震泰山祐檠保储位	169
第十一章	献房术奸佞乱朝纲	伸正义王恕镇钱能	185
第十二章	惊鬼神帝妃薨黄泉	奉天命祐檠登大位	195

第十三章	斥奸佞忠臣济朝廷	开新政贤臣平叛乱	… 207
第十四章	治黄泛白昂受君命	奖忠臣皇上任贤能	… 233
第十五章	识大体最推白石翁	溢才华初显唐祝文	… 261
第十六章	诞太子皇宫喜洋洋	出新书丘浚兴冲冲	… 269
第十七章	审奇案绊倒何乔新	查真情震惊圣皇心	… 277
第十八章	治黄水大夏奉圣命	遭家难伯虎悲白发	… 293
第十九章	促变法钱能耍奸术	入内阁东阳镇外使	… 323
第二十章	出奇谋文升平边城	露锋芒梦阳巧答对	… 345
第二十一章	奸李广妖术蛊帝心	众贤臣齐心劝圣君	… 355
第二十二章	为民安大夏推新法	归故里徐溥重乡情	… 371
第二十三章	出茅庐才子震江南	交好运伯虎中解元	… 379
第二十四章	遭突变伯虎走江南	归仙境徐溥献宝图	… 387
第二十五章	弘治皇信任刘大夏	李东阳谄劝圣皇心	… 409
第二十六章	卓远识大夏谏皇上	奖贤臣弘治溢爱心	… 427
第二十七章	戏官女太子惹圣怒	祭孔子东阳告真情	… 431
第二十八章	宏忠正皇上恤清官	悲万民弘治归天堂	… 439



第 一 章

历艰辛纪氏育圣主
逞凶狂万妃霸宫廷

明朝成化六年土鲁番阿黑麻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燥热逼人的夏天。连续十几天的炎炎烈日，热气横流，天空就像一个大锅盖，大地犹如炒锅，树叶、花朵在这逼人的暑气中都被晒得耷拉下来了。大街小巷人迹稀少，家家户户门户大开，男人们赤膊，女人们只穿背心、短裤，什么斯文体面都不顾了。有的躲在树下乘凉，有的摇着扇子发呆。偶尔一阵热风吹过，尚未觉得一丝凉意，反而感到更加燥热难熬。

北海以西羊房夹里的安乐堂，此刻正弥漫着一片紧张的气氛。东厢房一个清漆剥落、创痕斑驳的寝宫里，几个宫人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都焦急地望着床上——这时床上正躺着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子，她的肚子高隆，浑身溢满淋漓的大汗，人仿佛就像刚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她的胸脯急剧起伏，脸色青中带黄，口里不停地呻吟着，但却又明显地在压抑着声音。她闷声地叫着，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当残阳把最后的一缕余辉抛洒在安乐堂的琉璃瓦上后，天慢慢黑了下来，四周朦朦胧胧静悄悄的，月光笼罩下的安乐堂一片沉寂，只有宫灯发出暗淡的光芒，给人一种异常凄凉的感觉。

屋子里昏暗的烛光下，那女子把脸埋在双臂之间，压抑着极大的痛楚，看样子是筋疲力尽，似乎每个关节都酥软无力了。在时断时续的抽泣中她的目光慢慢暗淡下来，叫声也越来越弱了。

这时一个五十几岁、面容端庄祥和的妇女见状，心头掠过一丝不安，她走上前轻轻擦了一下那女子脸上的汗，柔声细语并带着怜惜的语气说道：“纪娘娘，来，喝一口参汤，再使把劲，努把力孩子就生出来了。”

正说着，却见外面的天空飞来了大朵的乌云，很快，苍穹上黑云翻滚着、挤压着、聚集着，四面八方弥漫着云雾，并不时传来沉沉的雷声，那个五十几岁的妇女扶起纪娘娘喝了一口参汤后，却看见纪娘娘眼睛不时向上翻，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脸色犹如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惨白，看样子似乎奄奄一息了。那五十几岁的妇女见此状况，不禁打了个寒噤，她焦急地想：这可不好了，纪娘娘似乎有点难产，此时却又不能叫御医，可怎么办呢？那妇女一时也寻不出好办法来，只把自己急得浑身冒火，正在没有头绪中，当她再次看见纪娘娘鼓鼓的肚子，心中忽地一动，暗想：不如刺激一下纪娘娘，给她一点精神力量，她或许就能生下小孩了。这么一想，这妇女就突然叫了起来：“纪娘娘，我看见小孩的头了，你再使把力，孩子就生下来了。”

床上的纪娘娘听到这句话后，目光熠熠一闪，清秀的脸上顿时呈

现出一种希望的光芒，瞬间竟聚集起超常的力气，她紧咬牙齿，攥紧双拳，浑身都在叫劲，经过一阵万箭穿心的疼痛后，孩子“忽”地一下子滑了下来，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的双眼紧闭，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是马上又觉得全身瘫软，没有一点力气了。

这当儿那五十几岁的妇女手脚麻利地抱起孩子，头也不抬但很惊喜地说道：“纪娘娘，恭喜你，是个男孩子。莲儿，快接过孩子，拿水来。”在她身后一个十五六岁被叫做莲儿的女孩飞快地递过一盆水放在床上，并接过孩子，她只看了一眼孩子，就惊喜得叫了起来：“纪娘娘、刘姑姑，你们看这孩子的眼睛又大又亮，额头饱满如月，准是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子。”

床上的纪娘娘听了这话，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出一丝笑容。而此刻那个被叫做刘姑姑的妇女已经清理完了纪娘娘的身子，喘息片刻，她略带疑惑地回头问了一句：“莲儿，孩子怎么不哭呀？快拍他一下。”

莲儿听后心头一震，不自觉地就拍了孩子屁股一下，但见那孩子眉头一皱、小嘴一动，“哇”地一下哭声响起，并且哭得与众不同，声音清脆嘹亮，在这寂静无声的夜里回荡。

屋子里的人几乎同时松了一口气，莲儿抿嘴一笑摇哄着孩子。这时刘姑姑却仿佛电击一般颤栗了一下，她飞快地冲过去捂住了孩子的嘴巴，叹息而急急地说：“不能让他哭呀，要给外人听见可就坏了大事。”

纪娘娘一听这话，刚刚泛出的笑容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情绪骤然低落下来，头“嗡”地一声，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悲愤，怅然回顾孩子，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

只片刻，莲儿却惊叫起来：“刘姑姑，不能再捂了，你看孩子的脸都发青了。”

刘姑姑听后连忙向孩子望去，果见孩子混沌不清的眼睛一翻一开，小嘴拼命想张开，因被刘姑姑捂着没办法，只是脸上紧皱，鼻子一吸一吸的，刘姑姑心头一闪，顿时浑身颤抖，一时间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当儿外面的云越来越黑了，天空突然一阵闪亮，接连传来几声炸雷，清脆的响声震动了半个京城，闪电如金蛇一样东奔西走，随后又从云缝后窜出来，将天地照得一片惨白，片刻，一阵阵狂风裹着急雨狠打着门扉窗帘，倾盆的大雨随之哗哗冲了下来。天和地苍茫一

片,天光晦暗,似乎要把这百年的古都拥在自己灰黑色的怀里。随着一阵翻江倒海的雷雨声,刘姑姑松开了捂着宝宝的手并望着窗外,轻轻吁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也随之松了下来,她低声祷告着:“老天爷呀,太谢谢你了,你多打点雷、多下几天雨吧。”

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雨过天晴了。空气格外地清新,东方的天空一片曙色,黎明的晨曦照在破旧的安乐堂上,四周显得和谐宁静。东厢房里,纪娘娘和孩子还在甜甜地睡着。屋子里窗前花梨木桌子上安放着一张陈旧的镜台,旁边的壁柜中摆着几身旧衣裳,桌子两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一张小方金漆桌子上,摆放着两把脱了漆的宜兴砂壶。睡梦中的纪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青春的脸上透出几分典雅、几分清秀,她的嘴角不时泛出一丝笑容,并时隐时现地映出一个迷人的酒窝来。

突然门外传来急急的脚步声,刘姑姑“砰砰”使劲地敲门,瞬间纪娘娘被惊醒了,她不知所措地打开门,没等她反应过来,刘姑姑早已箭一般冲了进来,一把抱起床上的孩子,交给随之而来的莲儿,莲儿抱着孩子一转身跑了出去,纪娘娘不安地望着刘姑姑问道:“刘姑姑,这是怎么回事?”

“快把孩子的东西收起来,汪直来安乐堂了。”刘姑姑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又臭又臊的便盆放在门外,纪娘娘心里也“咯噔”一下,勉强拖着虚弱的身子,收东藏西忙个不停。

“咦,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没人见咱家呀?”

这当儿刘姑姑满脸堆笑迎了上去:“是汪公公呀!您老早上好,一大早您怎么有空上安乐堂来了?”

“万娘娘的事,咱家能不来吗?万娘娘听说这两天好像有人听到小孩的哭声,叫咱家前来瞧瞧,怎么你们这安乐堂也会有小孩吗?”

“哪儿的话,瞧汪公公说的。前几天又打雷又下雨的,那雷雨声有时倒像是小孩的哭声。”刘姑姑心头虽一震,但她毕竟久阅世事,迅速平静下来,脸上呈现出神闲气定的表情。与此同时刘姑姑又朝着汪公公怀里飞快地塞了一个袋子,不等汪公公问话,就目光柔和语气温顺地说道:“我们安乐堂里的人还要靠汪公公多多照应呢,麻烦您替我们在万娘娘那里多说几句好话。”

那汪直伸手按了按怀里的袋子,觉得沉甸甸的有些分量,满意地拽了拽衣服,随后才问道:“纪氏呢?怎么还在睡觉?让咱家进去看看。”

刘姑姑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但她很快镇定自若地说:“纪氏又犯

病了,老毛病,鼓胀病。您看,这不是她的便盆,这几天她的大便又臭又多,屋子里还臭气熏天。”刘姑姑说着夸张地皱皱眉,然后又添了一句:“要不您老进去看看?”

汪直一听这话脸一缩,口里啧啧有声地说道:“你们这里就是麻烦,人嫌鬼不待见。好了,我去回万娘娘。不过,刘氏,你可要担保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否则出了事情可拿你是问。”

“好的,好的,汪公公尽可放心。”

汪直低头想了一下,正准备离开,听见东厢房斜对过的屋子里“咚”地响了一声,他狐疑的目光如贼似的,厉声问道:“这屋子里平时没有人住,怎么会有响声?”

这当儿,刘姑姑也是汗毛一竖,心像被冰水浸了一下,缩得紧紧的。因为此刻莲儿带着孩子正躲在那间屋子里,若是多疑的汪直闯进去,那祸水就来了。刘姑姑迅速回过神来,安详柔和地说:“汪公公,您大概还不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没人住吧?因为它常常闹鬼,据说是从前一个被废的宫妃死在这屋里了,她好像有什么事尘缘未了,三天两头总是弄个响声,怪吓人的。”

刘姑姑陪着笑脸在外面和汪直周旋,屋子里的莲儿也是又急又焦,刚才她无意中碰了一下桌角,引起了汪公公的注意,她心急如焚、耳鸣眼跳,唯恐因自己的疏忽而闯下大祸,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小宝宝的嘴一咧,眼见着要哭出声来了。莲儿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口里溢出一股又酸又涩的苦水,她用力咽了一下,这时候不容她再有片刻的犹豫,她飞快地掀起衣服,把孩子的小嘴紧紧地塞在自己的乳房上,小心并轻轻地摇动着孩子,脑门上的汗水猛滴,她却无暇顾及,耳朵只是直直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外面的汪直虽然有些犹豫,但作为太监,他也怕鬼,盘桓了一下又望了望那间小屋,见里面灰蒙蒙的,像是久无人住,就啐了一口吐沫嘟囔了一句“见鬼”,随后扬长而去了。

刘姑姑望着汪直远去的背影,松弛了一下过于紧张的心情,抚着胸口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回头一望,却见纪娘娘正脸色惨白地立在门口,眼含泪水望着自己。刘姑姑不由涌出一股怜悯之情,轻轻安慰道:“纪娘娘,快回屋休息吧,这儿一切有我们呢。”

一个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由于安乐堂里的宫人们齐心协力的照顾,纪娘娘和孩子平安无事。一日傍晚时分,暮色朦胧中,一弯新月游游荡荡爬上了墨绿色的枝头,月亮周围一片淡淡的彩晕。天空无云,如水月色给万物涂上一片片银光。纪娘娘闪着那双格外有神

的丹凤眼,美丽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娇美的光芒,薄而微翘的嘴唇有着樱桃般的色泽;刘姑姑身穿一件妃色沙衫,祥和的脸上温文尔雅,看得出年轻时她也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莲儿的头发乌黑浓密,额头前蓬松着一抹刘海,她那大而水灵的双眼忽闪忽闪的,皮肤白皙中露出少女特有的水嫩;旁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宫女。刘姑姑脸带笑容,颇为兴奋但声音低低地说道:“今天是宝宝满月,我们虽没有满月酒席,可清茶淡饭也是个祝贺。”刘姑姑说完后,几个人便开始祝福纪娘娘,正在她们小声说笑中,没有想到门帘一动,一个太监宛如从天而降,悄没声地走了进来。大家定睛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太监不是别人,正是既掌管安乐堂又是紫禁城里的门监张敏。那张敏身穿青色贴里,白净皮肤,长方脸,下颌微尖,脸上爬着一些皱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屋子里所有的人。

纪娘娘顿觉浑身的血一阵倒涌,毛发直竖,不由得紧紧抱起床上的孩子。屋子里沉寂了大约五六分钟后,只见张敏踱着步子慢慢地字斟句酌道:“万娘娘怀疑这里有小孩,叫咱家过来瞧瞧。”

刘姑姑心里也产生了一股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她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赔笑地说道:“张公公,我们一向听说您仁慈宽厚,您……”

张敏不等她说完,就朝她摆了摆手:“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

张敏的话刚说到一半,纪娘娘已泪珠盈盈,声音苦涩地说:“张公公,我知道万贵妃想干什么,要死我们娘俩儿一块儿死。”

张敏望着纪娘娘手中的婴儿,心头一热,眼睛有点湿润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因被仇家追杀,整天带着他东奔西走,躲躲闪闪。他七岁那年,他的父母还是死于仇家之手。他父母临死前为了让他逃脱灾难,叫人给他阉割后,托朋友把他带进紫禁城成了一名太监。他是在坎坷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很懂得生命的不易,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从未自暴自弃,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太监,平时也多有爱心帮助别人。其实张敏早就知道纪娘娘产子之事,心里很为成化帝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纪娘娘悬着一颗心,因此当万贵妃嘀咕着想找人去看时,他生怕纪娘娘有什么闪失,便自告奋勇提出来愿意前去打探一番。这会儿见大家有的愤眼相看,有的惊恐不安,纪娘娘又泪眼盈盈紧紧地抱着孩子,张敏的眼泪也快掉下来,但他是个深沉的人,他不愿意被别人看见,就用手揉了揉眼睛,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孩子说:“这是皇家的骨肉,皇家的宗祧呀。我怎么能狠心加害他呢?纪娘

娘，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众人听了他的话，虽不了解他的来意，却也都松了一口气，屋子里的气氛也缓和了。张敏温和地说道：“安乐堂后面有个密室，里面既隔音又隐蔽，我建议你们把孩子藏在那里，叫莲儿白天在那里照顾他，纪娘娘可以晚上过去，我也时常带些粉饵饴蜜，暗地哺养，这样既可避开万贵妃的耳目，又保得孩子平平安安。苍天若是见怜，定会保佑孩子长大成人，保得这皇家一脉血胤。你们看这样可好？”

所有的人还在发愣，不明白万贵妃派的人为何向着纪娘娘，刘姑姑却头一个反应过来，她带着无比感激的神态朝张敏行了个礼，万分激动地说：“难得张公公如此深明大义，宝儿三生有幸。一切全凭张公公安排，只要不被万贵妃发觉就好。”

刘姑姑这么一说，众人才从梦幻中惊醒，也都纷纷点头称是。在张敏的帮助下，孩子很快就被藏在安乐堂后面的一个四面无窗的密室中去了。

话说回来，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惧怕婴儿被外人发现，尤其怕被万贵妃知道呢？这就要把万贵妃的来历讲一下了。

明朝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而被瓦剌俘获，一时间京师动摇，人心惶恐，朝廷正准备投降之际，兵部右侍郎于谦力排众议，坚请固守，他又联合众臣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并带领二十二万大军坚守京城，最终稳住了大局。朱祁钰坐稳皇位后，随即废黜了原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后来又幽禁明英宗朱祁镇在南宫做了六年的太上皇。那时候朱见深和他母亲周贵妃备受歧视，动辄要看别人的脸色，仰人鼻息。唯一一件令朱见深开心向往的事，就是他时不时随同母亲去朝见当时的孙太后。在孙太后的宫中有一个宫人万氏，名叫贞儿。这贞儿是山东诸城（今山东省东南部，潍河上游）人，因父亲坐法戍边，她四岁便被没入宫廷，充当小供役，后来又被选入仁寿宫孙太后宫中掌管衣饰。这万贞儿为人机警，口齿伶俐，不久就赢得了孙太后的欢心。朱见深由于时常朝见孙太后，与贞儿也慢慢熟悉起来了。因贞儿比朱见深年长十九岁，就经常带着他四处走走，玩玩游戏。而且朱见深的母亲要照顾英宗，故少有时间顾及他的生活起居。久而久之朱见深有一种被人冷落之感，郁闷无趣，对万贞儿开始产生了浓浓的依恋之情，他认为万贞儿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慰藉，这是什么都不能满足的东西。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人日益亲近，你怜我爱很快就亲密无间了。英宗复辟成功后，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英宗皇帝驾崩时，朱见深不

过十六岁，登基成了成化帝，他立即下诏封万贞儿为贵妃，迁居昭德宫。此时的万贵妃年纪已过三十岁，声音雄厚，状似男子，但体态肥美，乳房丰盈，加上天生具有的眉挑目逗的手段，使恋母情结颇深的成化帝对她痴情不已，恩爱有加。可是在成化帝即位之前，他的父亲英宗皇帝已为他选了三个淑媛：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当时并未册立。英宗皇帝驾崩后，皇后钱氏成了太后，朱见深的母亲周贵妃也母以子贵升成了周太后。两宫太后做主，命司礼监牛玉为成化帝选皇后及妃子。牛玉认为英宗在位时盛赞吴氏最贤，便建议立她为皇后。当时由两宫太后复加验视，见吴氏面似桃花，身段窈窕，举止文雅，颇为称心，于是命令钦天监选了一个吉日，礼部准备好仪式，便册封吴氏为皇后。

吴后虽然清丽脱俗、娇而不媚，但总敌不过万贵妃的专宠，成化帝并不留恋吴后的青春美貌，始终青睐年纪似他母亲一般的万贵妃。而万贵妃由于成化帝的专宠，对吴后很不以为然。每每谒见吴后，总摆着架子，拉着脸，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这吴后本来心中就气恼，始终不解以自己的青春年少、花容月貌为何敌不过华色将衰、体态肥胖的万贵妃，在忍耐了二十多天后，她有点受不了了。一次吴后召见万贵妃，见万贵妃仍是一副瞧不起自己的样子，不由出口斥责了万贵妃几句。而万贵妃呢，不肯受半点委屈，当下就和吴后吵了起来，一瞬间惹得吴后性起，命宫女将万贵妃推倒，自己亲自杖了几下。这可惹了滔天的大祸，万贵妃到成化帝那里大哭大闹，引得成化帝龙心大怒，随即下旨废掉了吴后。吴后见诏书颁下，只好交还册宝，退居西苑，过起了冷宫冷月寂寞的生活。

万贵妃也曾经觊觎过皇后的位子，怂恿成化帝去太后面前陈情，但两宫太后嫌她年纪大，又是宫女出身，始终不允。最后折中之举便立了王氏为皇后。王氏性情柔和，她也怕重蹈吴后的后辙，对万贵妃百般迁就，言听计从，并且从不在成化帝面前争宠。王皇后知道万贵妃是想自己生个龙种，能被立为太子，这样将来她也好母以子贵成为国母，这万贵妃是最恨别人和成化帝有性关系的。因此有时成化帝偶然想宠幸王皇后，她为了不惹火烧身也百般推辞，久而久之和万贵妃真的相安无事了。成化二年万贵妃产下一子，成化帝非常高兴，应许立为太子，并派人四处祈祷，谁知没过多久，婴儿便夭折了，并且从此以后万贵妃再也没有孕育过。这下万贵妃把一脑门怨恨全都加在别的嫔妃身上，时常限制成化帝的性生活，若有嫔妃怀孕，总是设法

打胎。

不久钱太后崩故，成化帝的生母周太后想另营造寝陵，不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万贵妃颇为巴结，力劝成化帝顺从母心，赢得周太后的欢心。没过多久在太后的应许下，成化帝下诏授万贵妃的父亲做都督同知，万贵妃的弟弟出任锦衣卫都指挥使，万氏一家水涨船高，气焰昌盛，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当时宫中还有一个柏贤妃，一次偶被成化帝临幸，珠胎暗结，她深知万贵妃嫉妒成性、刁钻狠毒、恃宠跋扈，她十分小心用绷带紧紧缠身，千辛万苦之中，总算瞒过了万贵妃的耳目，于成化五年生下一子，后取名祐极，那万贵妃知道后，暴跳如雷，但一时也没有办法。

那么纪氏为何在成化六年也生下一子呢？原来这纪氏系广西贺县纪姓土司的女儿，成化初西南大藤峡土族作乱，朝廷派大将前去征讨，平夷之后，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并将男女俘虏解入京城。这其中有一个叫汪直的男子，生着一双精灵有神的眼睛，被相中后阉割成了小太监，并被分到万贵妃的昭德宫中。而纪氏因长得美丽动人，也被充入宫中，后来又由于她聪颖灵敏，又通文字，很快被王皇后看中，成了管理内藏的宫人。

一天成化帝偶然来到内藏，随口问及内藏有多少金银钱钞，纪氏口齿伶俐，应对如流，引得成化帝大为喜乐，他又见纪氏生得丰容盛美、皓齿明眸、肌肤晶莹，顿时惹动心肠，便在纪氏住处召幸了她。几番云雨之后，不久纪氏就含酸呕吐怀孕在身。不承想这事也被万贵妃知道了，她嫉恨如火、毒气攻心，派了一名宫女去内藏打听实情。谁知那宫女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她回复万贵妃说，纪氏不过是得了鼓胀病，并未怀孕。万贵妃听后将信将疑，多疑刻薄的她随后下令纪氏退出内藏，谪居安乐堂。这安乐堂在明代是幽禁老年宫女或获罪宫人之处，去安乐堂居住，很少再能回到紫禁城了。纪氏到了安乐堂以后，颇为小心谨慎，不久又结识了刘姑姑和莲儿，并成为了知心的朋友，在安乐堂众宫人相约决不泄密的情况下，纪氏于千辛万苦中终于生下一子。

话说吴废后自从搬入西苑，陋舍冷炕，孤苦伶仃，行影单调，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听得雨打残荷，不胜凄楚，恍如隔世。这西苑在紫禁城西边，包括有北海、中海、南海，中有太液池，三面统位于南北轴线上。北海与南海交接之处横跨太液池，东西两岸有一个七孔长桥，名叫金鳌玉栋桥，桥栏为白玉所造并雕有各种花纹，桥头北面为团城，是一精巧峻伟的小城，桥东为圆台，台上有圆殿，北面琼华岛即为万

寿山，山上有殿七所。太液池一带植被丰盈。停立桥上，凭栏望去，绿柳垂依，莲荷满池。本是一个怡人心境之处，但这一切在吴废后的心中，却更增添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惆怅。

这一天，吴废后又一如既往，一个人凭栏远望。秋风吹送，打得塘里的荷叶沙沙作响。眼前残荷落红，愁波涟漪，她的心际如秋风过岗，清冷惆怅。正在凄然惶恐时，随风传来一阵阵时断时续的婴儿哭声。吴废后听后，心中不由一愣，循声望去，觉得那哭声仿佛是从不远处的安乐堂传来。她默然沉吟了片刻，就满怀疑惑地朝安乐堂方向走去。在她即将走到安乐堂时，迎面看见门监张敏信步走来。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张敏见是吴废后，先是一怔，只一瞬间他便沉稳自如地行了个礼，并微笑着说道：“吴娘娘好。”

吴废后目光温和地凝视着张敏说道：“张公公，我刚才听到有婴儿的哭声，所以循声而来，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张敏的目光闪了一下，看了看吴废后那温柔和善的脸庞，心里感到很平稳，就松弛了一下刚才紧张的心情，轻轻舒了一口气说道：“不错，奴才不想瞒骗娘娘，是有一个婴儿在安乐堂里，是纪娘娘生的，才几个月大。为了不让万贵妃发现，现在藏在安乐堂后面的密室里。”

吴废后听后先是一惊，随即心下大悟，清瘦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态：“能不能让我也去看看，我虽然孤苦伶仃，但还有些能力帮助照顾一下小皇子的。”

张敏凝视了她一下，片刻才说道：“当然可以，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吴娘娘，请随奴才来。”

光阴似箭，时光飞逝，在众人的悉心照顾下，小皇子很快就长到一岁半了。但由于一直住在四面不见光的密室里，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胎发一直未剪，一副病态模样。唯独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始终炯炯有神，仿佛蕴含着智慧的光芒。但在这种幽禁的情况下，孩子也没有什么名字，大家都习惯叫他“宝宝。”

成化七年十二月，北京已是万木萧疏、荒草瑟瑟的一派冬景。太液池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天空晦暗阴沉，冷风夹着飞沙疯狂地刮着，旋转着，即使偶尔从云缝里露出几丝阳光，也是黯然呆望着古老城墙，毫无生气，而且很快又被彤云罩住了。冷冬昏鸦，当夕阳在京城投下最后一缕冰冷的光芒后，夜幕迅速笼罩了整个京城。安乐堂的密室里，宝宝不知为何哭闹不止，莲儿起初以为他饿了。连忙喂他奶水，可宝宝掉头还是“哇哇”大哭，莲儿只好拼命摇宝宝，额头上也沁

出了一阵冷汗。正在焦急之中，门外有轻轻开锁的声音，随后门“咣”地一声打开了，一股寒气随之涌了进来，但见张敏气喘吁吁、神色紧张地对莲儿说道：“昭德宫的汪直和梁芳来了，纪娘娘现在不能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哄住。”说完他飞快地转身上好锁，又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莲儿听后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像被电击一般颤动了一下，但转瞬又迅速清醒过来，她猜测宝宝可能是想吸着奶头睡觉了，就快步走到床前，看着“哇哇”大哭的孩子，面带羞涩只迟缓一瞬，遂飞快地掀开自己的衣襟，把孩子的小嘴紧紧塞到自己的乳房上，边摇边小声说道：“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妈妈就来了。现在外面有恶人寻你，宝宝自己救自己吧。”随后莲儿又把手轻轻放在宝宝的身上抚摸着，那神情尤如亲生母亲一般。仿佛是心有灵犀，宝宝吸着莲儿的乳房，似乎感到一股母爱的温暖，他的心定了，小嘴“滋滋”地吸吮着，慢慢也就呼吸均匀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半男半女的声音：“张公公，这些日子纪氏为何老是白天睡觉，她的鼓胀病怎么样了？我怎么风闻这里有小孩的哭声？”

黑夜里只听得外面张敏答道：“汪公公，纪氏她老毛病好不了，半死不活的，理她干嘛？这冬天寒风凛冽，鬼哭狼嚎的，哪会有什么小孩哭声？汪公公真会开玩笑。”

密室里的莲儿感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的心“咚咚”直跳，寂静中她似乎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片刻，外面来人的呼吸声都传了进来，莲儿脑子里“嗡嗡”直响，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迷乱中又听到有人说：“这是个什么房间，为什么会上锁？”

“呵。梁公公，这是一个长期废弃不用的柴房，听说里面曾经吊死过一个宫女，还有人在半夜里听见哭声，据说有的宫人看见她出来显过灵，因此大家都不敢靠近，而且也都惧怕鬼神出来唬人，只好锁上了。这里面又阴又黑，许久还未有人进去过。”张敏脸上带着夸张的表情从容地对他们说道。

汪直和梁芳一听这话，不由对望了一下，两个人因是太监，别看平时阴险狡猾、坑蒙拐骗、惹是生非、仗势欺人，但心里也都惧怕鬼神缠身。两个人在外面徘徊了几步……这时一股狂风带着飞沙呜咽着旋转而来，飞扬的黄沙撒了汪直一脸，他哆嗦了一下，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干瘦的身子摇了摇，似乎不堪寒冷地对梁芳说：“这鬼天气，冻

死麻雀。”

但他还是带着疑惑在屋外继续徘徊，眼前这间屋子似乎年头已久，经过风吹日晒长年风化，墙面上到处可见斑驳的苔藓。汪直脸色阴沉得如庙里的鬼神泥塑，最后还是用一种冷峻的口吻说道：“让咱家进去瞧瞧。”

张敏一听这话，一时把心提得老高的，一瞬间心里转了很多念头，他甚至产生了与二人相拼的想法，但他马上清醒过来，他知道此时他必须镇定自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仍陪着笑脸语气安稳地说道：“汪公公，您老现在要进去，必须先绕到前边去取钥匙，这大风天……”

汪直见说又要顶风去前边取钥匙，他有点不耐烦，心里已经打着离开的念头，但又怕被万贵妃责怪，就试探着探问了梁芳一句：“你看这……”

梁芳其实早就冻得瑟瑟发抖，巴不得抬脚返回昭德宫，但他也想到万贵妃叫他们两个夜袭安乐堂，想查出个究竟，若是空手而回，毫无结果也不好交差，于是他模棱两可地说：“万贵妃还等着我们回话呢。不过这地方阴气太重，像是没人居住。”

“对，对，对。我看这外面苔迹斑驳，清漆剥落，不是个好地方，难怪会闹鬼，咱们还是回去吧。”汪直终于忍不住了。

汪直和梁芳又嘀咕了几句后，就撇下张敏朝着紫禁城方向走了。

随着汪直和梁芳越走越远的脚步声，莲儿在屋里松了口气，旋即觉得又渴又累，浑身竟无半点力气了。她低头看了看宝宝，发现宝宝已经甜甜地睡着了。

再说汪直和梁芳两个人进了紫禁城后就直奔昭德宫。这昭德宫是万贵妃居住的地方，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造型别致。此时宫里面灯火通明、管弦悠扬。昭德宫本来已有地龙取暖，各房间里又烧上铜盆炭火。外面虽寒风凛冽，屋子里却暖气融融。万贵妃住的寝房里，装饰典雅、铺设精美。明黄花梨木的梳妆台玲珑奇巧、色泽幽润，不时还飘来淡淡的木香。台上雕着镂空的花纹图案，正面镶着一块大玻璃。靠墙紫檀藤面罗汉床上，铺着一层绣满荷花的素黄缎丝褥，上面放着一条明黄缎底的丝被，被上缀有几十颗珍珠，一袭大红帐幔大幅泻下来，枕头边放着薰笼。万贵妃身穿红色软缎夹袄，懒洋洋仰在一把躺椅上，脚放在青花镂空瓷的脚踏上，她的面前摆着楠木茶几，茶几上放着几个景德镇瓷器，釉彩肥润、光亮爽手。几步之外墙角的支架上摆着一个遍布彩绘的花瓶，花瓶里几株鲜花正含苞欲放。